

經部

尚書要義卷十九　君牙　冏命　呂刑

宋　魏了翁　撰

一君牙為大司徒父祖功紀太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

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

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

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

二 祁寒暑雨祁訓大

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三 太僕正謂太御中大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

大夫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名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太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

四 御者最為客昵如隋少師漢趙同

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

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褻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五太僕正簡僚無以巧令便媚

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

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卯明耻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為善顔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

六后之德不德皆由僕臣正諛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
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
行善惡專在左右

七無昵于憸人無貸其吉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
親近於憸利小人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
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貸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

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八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贖刑

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

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録之以為法又一節見後

九 未有甫追稱甫既有甫仍稱吕

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申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吕國改作甫名不知别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

刑者後人以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十 穆王即位之年遷紀與孔傳異

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

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吕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十此享國百年從生年數與無逸異

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二十孔以九黎蚩尤為一與諸說異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

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説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楚

說蓋以蚩尤是此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十三為鴟梟之義矯稱上命若固有之

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殺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盗賊狀如鴟

鳥抄掠良善刼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十四作五虐之刑曰法自謂得法

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凌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别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也

十五三苗凡三為惡鄭為苗為黎後與孔異

如史記之文蚩尤黄帝所滅下句所説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三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十六苗民自謂德刑者非馨香乃腥臭

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喻惡也

十七堯已絶苗而末年又竄苗禮不滅國

此言遏絶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

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十八 堯絕地天通清問下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十九　以民神不雜釋絶地天通楚語文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

神同坐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絶地天通楚語文也孔

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義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

十二鄭以命重黎為顓帝清問以下為堯

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

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絶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别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絶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廿一

堯命三后恤功臯陶制刑教祗德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制士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也

三后當禹先稷次今先伯夷禮為急

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憂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

廿三典獄乃天牧當監伯夷懲苗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重任是汝今爾何監非時

伯夷播刑之廸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言罪重

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廿四 言父兄弟子孫舉同姓包異姓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致命

廿五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

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廿六　兩造五辭五刑五罰五過五疵五疑疏在後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俱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内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常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内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廿七 五辟疑赦各入罰不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

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閲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閲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閲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閲實其罪宫滛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閲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廿八别言五罰之屬合言刑屬三千互見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二九 以兩造入五辭應五刑疑則五罰無疑則入過

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辟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覆

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過

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五者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無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正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内親

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者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五過之疵惟出罪而并言入猶今律出入同罪一卌

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惟出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

與同罪也

三二 惟貌有稽即周禮五聽

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卅三 唐虞以來有五刑漢文始除肉刑

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

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

卅四 鍰之輕重諸儒小異

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

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説惟校十六銖爾

卅五 傳或言黄金或黄鐵皆銅

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黄金此言黄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别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黄鐵舜典傳言黄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黄金或言黄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閲實其罪檢閲核

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詳見舜典

卅六　漢惟除墨劓剕隋始除宮刑婦人猶閉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

卅七 實則刑之疑則罰之故刑罰同屬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屬其罰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卅八 一罪當二條適輕二罪俱發適重

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

卅九 世輕世重視世所宜權而行之

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

十四劉君以為適輕適重皆一人有二罪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並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贓輕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

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令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

一四哀敬胥占審克輸孚備刑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

幾以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行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之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具備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二四此言明啓刑書左傳不為刑辟各一義

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

所犯不必當條須操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待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

其刑上備若今申省并兩刑謂輕重具上之四三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

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上故并亦上之

四四 漢世問罪爲鞫斷獄爲劾

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四五 人君配天治民當明清于單辭 又見下

令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令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特難聽故言之

四六 無或私家于獄辭獄貨非寶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四七 伯為官長族為同姓姓為異姓

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

四八 單辭一人獨言兩辭一虛一實

傳以相為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成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

四九 私家謂典獄受貨

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者致

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十五府聚罪辜之事則報以衆尤

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寳也惟是聚近罪之事耳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也多天必報以禍罰

一五德于民之中屬于五極嘉師祥刑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

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五訓夏贖與刑非周禮所謂金罰

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

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又是不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

五三周禮五刑各五百輕少重多此雖三千輕多重少

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

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夏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以後世漸苛刻紂乃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

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閒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吕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吕侯之智非能髙也而法可以適時茍適於適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吕侯才髙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尚書要義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一晉文侯迎立平王賜秬鬯圭瓚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

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

二　呼父義和親而字之

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

三　鄭氏謂文侯名仇當字儀

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

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别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四 再稱字親之不名尊之

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别他人也初則别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白名明友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

尊之也

五　遣文侯歸國賚秬鬯弓矢乘馬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黒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黒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

小無度

六賜秬鬯當徧告宗廟

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七
鄭以彤玈為周禮唐大孔亦當然
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黒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八魯居曲阜徐戎並起為寇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九魯以戎備秦以悔過得列帝王之後

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費誓費

魯東郊之地名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

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

十記云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孔謂監七百里諸侯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别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幷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

十一　戎夷錯居中國王秦始逐出

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

美宣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

十二 經典惟甲冑秦後始有鎧鍪金為之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

葢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

十三 敿甲冑穿治之敿干猶繫楯紛

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敿簡取其善者鄭云敿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敿理穿理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

十四　杜擭歛穽猶今律抗穽有禁

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窒歛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穽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帝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歛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

十五 馬牛風臣妾逃勿越逐祇復之

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

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

十六 古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十七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起徒從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三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

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盖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

於郊故以郊言之

十八守四面當四郊四遂今言三除東郊

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十九甲戌至日即築如距堙之屬

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内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

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

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

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

二十不供楨榦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

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産皆坐之無遺免

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隷亦不殺之鄭玄云無

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隷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隷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幹雖是大罪末應緣坐盡及家人葢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廿一　秦自崤關伐鄭晉以不假道伐而敗之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師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代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杜預云殽在宏農澠池縣

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

廿三 古諜人若蹇叔等今諜人若杞子之類

其古之諜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諜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

廿四 未就子忌傳云未成我欲反忌之

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

廿五 春秋書晉人敗秦師晉諱皆喪告畧

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

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畧也

廿六　用順道則多盤言為善最樂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注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正意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

尚書要義卷二十